三

中华古籍保护

伊洛淵源錄卷第四

伊川先生

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礼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生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為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品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

首以師礼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
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
屢當得任子恩輙推與俗人見涪陵記善録治平熙寧
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案呂
中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
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
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
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絶意
進取往来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
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
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

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擢用明道行狀云神宗
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
頤為稱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
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
見哲宗徽宗實録案温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劉子曰臣
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
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
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
化又案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
德純備孝問淵轉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
徹至知充其神之如言行相顧而無澤仁義在躬而不

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生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衣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為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召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

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
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
足以見陛下優礼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
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
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
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
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
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
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
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為崇政殿說書
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

以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
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
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
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
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
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
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
三道見文集又案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甲
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
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
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

生奏言輔導以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
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
同孫覺顧臨及国子監長貳看詳国子監條制見實録
先生所定大槩以為文学校礼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
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学官召而教
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
頒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
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
録云礼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兼士以学教人以經三
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
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
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
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
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
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
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
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迺英迫隘暑熱恐
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
澤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
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
惟省察王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
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它職請亦罷

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樂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它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它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脩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

也而簞食瓢飲季氏曾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德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見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

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人議語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甚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

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待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為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中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案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為禾嘗

假以辭色又案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性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吊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郎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吊喪於礼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嗜詣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礼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以麤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

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淳
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
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
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子伊川進退人
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
其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好
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案劉諫議盡言集亦有
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
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
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大皇不當獨坐且人生有疾而
大臣不知可乎至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

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
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
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
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国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
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
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較文
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
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
所給噴欝嘔血而死案舊錄固多妄然比類不為無據
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
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

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希闊之美事而纔
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
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
非為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
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
為闚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
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
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臣叟朱光庭賈
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慎
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
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

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
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
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曰臣同
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
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
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
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
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黨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
監遂除直秘門判西京国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
甚盛而薦載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
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載弟

轍執政財進禀便云但恐不肯請合享大其說故頗不
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
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
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
丞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
放歸由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
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刑恕之為爾先
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裁孟子既知天
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
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
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曰自涪州氣貌容

色異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国子監先
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還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
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
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
後惟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
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国二年五月追所復
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
職不以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
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已追所
復官又云叙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
旨追毀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

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目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本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祀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二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

到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九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小從容爾明道則

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
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
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
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
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
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跡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
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爾翕以吊喪誦孝經以追薦
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
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遠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
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
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
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
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
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
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
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計
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
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
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
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寧復祖宗
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
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于利害而禮
義以為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衆不
以為迂也惟尚德者以為卓絶之行而忠信者以為孚
也立義者以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為不可拘也在吾
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
以係羈弓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為言弓知言者
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
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其等不得而名也伊
言者反以為病弓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惟一作
維以為高于日月以為明也春風以為和于嚴霜以為

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于禮學者趣
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
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等受教七年于茲含孕化
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弓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
弓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
有昔字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有七分
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
後將築室于伊維之濵望先生之墓奠畢吾此生也一本
無吾字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絶則固不可得而聞也一
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
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亦當字洗心去智格物

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
一作其等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
微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夢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
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
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博四人乙夜有素衣白
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
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案語録云先生以易傳
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
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 節略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国急於得
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抑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
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為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
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反當官而行舉動必
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脩身行法規矩準
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
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
楊時劉安節許景衡焉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
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
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絶矣壬子年臣嘗至行
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

學不絶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淆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安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絶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顒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有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顒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顒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顒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諭豈其文也哉顒之行其行已挾物則虛誠動於州里其事親悅兄則孝悌顯于家庭其辭受取合非其道義則一因理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一顧也其餘則亦之大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

之志夫東国之黠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
程一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
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
山東国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
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
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跡銘
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
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
見聖世雖嘗禁暴誅亂奉祠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
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
取旨施行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撫尊仲尼孟子
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
小補之哉

遺事二十一條

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
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
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
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
之見洛陵記善錄

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之預戒諸子姪
使治一室至於脩治窓戶皆使親為之二先生至暇日
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

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聞之持國之子宗質彬叔云見祁寬錄尹和靖語

伊川先生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儻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遠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為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為也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見庭聞藁錄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于其旁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捨羿不恤也願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見遺書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敬如此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與韓持國善約俟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願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潁

昌見韓持國乃往造焉久留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栟一重三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詰朝遂歸持國為其子曰我不敢言正謂此耳再三謝過而別見邢寬錄尹和靖語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負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見遺書下同

殿帥苗履見先生於陵下時先生方辭西監之命履問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先生嘗說頤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頤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用

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顧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畧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贐金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公贐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為不受先生曰與顧相知即可受渠是時已與顧不相知豈可受耶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爾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顧見邵氏聞見錄下同

伊川先生元祐初司馬温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沖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禍起責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乘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呂堅中所錄尹和靖語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者書不得已見遺書下同

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因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焞年二十方登先生之門被教誘諄諄嘗得朱公掞所論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頗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頗心只是記得他意焞自是不敢復讀見涪陵記善錄及尹公毅夏斐所藏語錄後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

與他个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感大聯苦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見邢寬所記尹和靖語

胡文定公曰安國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此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此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穎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見胡文定公集

伊川常服蜃袍高帽簪劣半寸一本云帽桶八文簪半寸四直

繫條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礼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見外書

伊川常愛衣皂或幬褐紬襖其神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鍾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不知

今人謂之習伊川孝者大袖方頂何謂昆祁寛所録尹
和靖語

伊洛淵源録卷第四

北华古籍保护